蜀山劍俠傳/2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〇回　鳴鼓興戎 衆仙奮鬥蠻人祖　騰光護法 七矮欣逢枯竹仙

下一回▶

原來癩姑奉命下山時，除道書仙示與易、李二人同觀外，另還有一封密柬。在依還嶺靜瓊谷三人同居煉法時，因易、李二人同說：「無論柬帖上示甚仙機，反正決不違背，定遵師命行事，先看何妨？」癩姑不便不允，祇得取出同看。哪知本來外面標明瞭開讀日期，竟變成了一道白柬，四外隻字皆無。三人知是不到日期，擅自開閱所致，好生悔懼，祇得同向峨眉通誠求恕，重將柬帖封好。癩姑性喜滑稽，表面遊戲三昧，對於師長卻極虔敬。這次迫於情面，擅自開閱，事後想起不應違背師命，悔恨之餘，每日均背人默祝一回，字迹終未再現。

癩姑認定柬帖關係極爲重大，早晚總要現出字來，始終如一，迄未懈怠。及至二次去往紅木嶺神宮窺探虛實，覷便盜取紫郢劍，心想：「此劍乃師祖留傳鎮山之寶，竟會失去，敵我強弱相差，事機已迫。」重又遙向師父通誠求告，乞示仙機。祝罷取柬一看，果然字迹復現，並還附有一道靈符。大意是說：「南疆之行，應有多人遭劫，雖在衆弟子領命時先行囑咐，令其到時度德量力，不可輕往，但定數所限，也祇一些功力太差，本不在劫之人不往；在劫者仍是不免於難，不過命不該死，均有救星。英瓊一時疏忽，雖然紫郢劍失去，但是神物通靈，敵人不能長久把握，終必飛回，無庸往盜。倒是五雲桃花瘴厲害，弟子中將有六人中毒，非敵人千年蘘荷所煉的靈藥，不能解救。祇要一個對時過去，中毒不救，便無生理。即使日後敵人被迫悔禍，也難挽救。此事實係重要。恰好

紅髮老祖去年收一門人，乃昔日綠袍老祖門下妖徒隨引，自爲金蟬所救，亟思改邪歸正。因前孽太重，恐各正教不肯收容，知道紅髮老祖與白、朱二老交好，欲借以爲進身之階，恰巧紅髮老祖被洪長豹竊去的兩件法寶，雖爲金蠶惡蠱所毀，殘餘之物被他收去，於是前往南疆，獻寶求進。事前又有兩個與他交好的妖人爲之先容，因得收錄。近見紅髮師徒因易、李、週三人無知冒犯細故，以致成仇，認作要步以前妖師前轍，心中大不爲然。此人在綠袍老祖門下多年，精通邪法，僅比辛辰子、唐石稍次。易、李二人入陣經過他的陣地，便喫警覺，故和同黨閒談泄機。他一心畏禍，嚮往本門，恐與紅髮老祖師徒同盡。那藏靈藥的所在，他便知曉。現在陣中第四十九峰坎宮上把守，可隱形往見，徑與明言，他必樂爲相助。紅髮老祖法力頗高，不可輕敵。又值新挫之後，戒備尤嚴。如若遇上，務要遠避，不可自恃隱身神妙，擅自近前。紅髮老祖想將紫郢劍攫爲己有，起了貪心，全神貫注劍上。但盜藥一層，也極艱難，得手以後，速急出陣。這時妙相巒谷外衆弟子，有的無心巧遇，有的受一異人指點，正與衆妖人所約的一干妖邪異派鬥法大勝，連傷多人。紅髮老祖聞警出援，紫郢劍也自飛回，激忿之下，必放五雲桃花瘴傷人，乘他元神尚未飛落以前，速用佛光護身，手持六甲分光輪，衝破黑煞妖網入內。一面向衆弟子等警告，並將靈符展動，發生妙用，先將敵人驚退；一面搶護中毒諸人，衝出陣外。此符妙用威力祇一剎那間，敵人事後必然看破，加緊追來。如若回身應敵，或被追上，救星到來相隔尚遠，傷人必多，務要速逃。可令易鼎、易震用神梭開路，從地下遁走。爾與易靜等精通地遁之人相助，前後呼應，便可無事。當機貴速，並且前去盜藥，阻礙橫生，又忌和人動武。須俟敵人傾巢出戰時方能得手，稍微延誤，便致僨事。務須忍耐，絲毫大意不得。以後到了危急之際，仍用法牌求救，自有人來相助。此事前因後果，早在開府後三日，與玄真子大師伯默運玄機推算。衆弟子法力雖非紅髮老祖之敵，但比他門下妖人和各派妖邪卻強得多。又各持有至寶仙劍之類，祇要應敵謹慎，多可無慮。在劫諸弟子雖有六人之多，終能化險復原。到時，當另有人來指示。」末了，柬上又說三人前者不應違命，擅閱此柬，姑念初犯，知悔誠求，再犯重責不貸等語。

癩姑看完驚喜，拜謝師恩之後，立即依言行事。自從先前由天狗坪陣地逃脫以後，敵人知道來人精通地遁之術，便將全地面另加禁制，也恐難阻來人闖入，故除戒備加嚴外，到處羅網密佈，遠非昔比，人一出土，立有警兆。縱使法力高不被擒住，敵人師徒也必全數驚動，下手不得。全陣地方圓二三百里，大小石峰何止千數。那坎宮四十九峰，不知從何數起，隨引又未見過，事機更須慎祕。癩姑好容易費了好些時候心力，纔由地底把坎宮四十九峰辨明，峰上把守的卻有兩個妖人。雖看出內有一斷臂妖人，相貌神情與衆妖人囂張兇野大不相同，料是隨引無疑，但那同守妖人不走，也無法上去。祇得手持寶鏡，隔着地面向上觀看。心正不耐，那妖人忽然走去。心想：「別處所見更不相似，

祇此一人還差不多，坎宮陣位又對。反正是撞，且上去試試。」

事有湊巧，念頭纔動，敵人又在演習妖陣，風雷四起，立即乘機裂土而出。先還恐觀察不真，引動仇敵，特意避開峰後無人之處，一面上昇，一面行法復原，以備萬一看錯，容易遮掩。好在身形已隱，或者無害。不料纔一出土，迎面微風過處，現出所料那人，朝那剛復原的地穴低語道：「來者如是峨眉諸位上仙，此時最好回去。否則，也請與我答話，幸勿見疑，免致涉險。」癩姑見他目光四注，似在觀察來人所在，知未看出自己一面，暗中戒備，低聲問道：「道友何人？如蒙見告，便當明言。」那人喜答道：「我名隨引，峨眉教祖之子金蟬上仙是我恩主。上仙可是昨日來過，爲了那口紫郢劍來的麼？暫時是無望了。」癩姑便把來意說知。隨引聞言，好似喜出望外。先飛身峰上，四顧無人，重又下來，跪地默禱了一陣，起來答道：「孽道久欲改邪歸正，日夜悔過虔求，想不到教祖宏恩，許我立功贖罪，真乃萬幸，百死不辭！不過此陣埋伏重重，又有從赤身教借來的幾件異寶，外人休想通地入內。神宮四外，防備更嚴。上仙如在那裏出土，早被發覺了。如要深入，必須緊隨我後五步以內，方可從容通行。那藥藏處，我也知道。一則我奉命鎮守，不能離開；二則藏處深居後洞丹室以內，須由中洞正門入內。師父正在那間室內行法制劍，前後均有禁法。不論隱身與否，人一走過，立時警覺發難。上仙又說得如此緊迫，此時必須到手。爲今之計，祇好冒一點險，等那同伴領命回來，假說有話向師父稟告，陪同上山，直入神宮，假作請命，同進門去。我再立遠一些，能騙得師父許我入內最好；否則再相機行事，設計將他調開，上仙照我所說，前往丹室，將藥盜到了手，然後遁去好了。」

癩姑見他其意甚誠，雖與柬上不與紅髮老祖對面之言少違，但是此外更無善策，已然半日光陰耗過，事不宜遲，便即允了。先料同伴妖人少停即至，誰知候有個把時辰，終未見來，二人俱都愁急。隨引剛把心一橫，待要拼着相隨同逃，棄了陣地前往盜取，忽聽銅鼓之聲。隨引急道：「谷外已有不少敵人到來，那廝想已隨出應援，就此去吧。」癩姑聞言更爲憂急，忙令隨引前導，許以事若發覺，不能存身，必爲設法引進到正教門下；如若無事，仍須暫留，以作內應。隨引原也想她吐口，聞言喜之不勝，立即趨前引導。一會兒直入妖宮，路上遇到好幾撥告急妖人，隨引祇作聞得鼓聲傳警，見師請命出戰。衆妖人有的忙出，有的忙進，無一理會。等趕到宮內，告急的人已是七次。隨引甚是機智，進門遇見秦玠，知他奸狡，對自己卻極降心結交，故意告以陣中空虛可慮，來向師父請求派人鎮守，勿令全出。秦玠笑答：「無妨，師父一出，立可轉敗爲勝，現已將行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聞哧的一聲，一道紫虹破空飛去。癩姑見紫郢劍飛回，好生歡喜。隨引知乃師必追，假作回陣，往側一閃。等紅髮老祖負傷追出，秦玠緊隨在後，隨引和癩姑

打一手勢，乘機掩了進去，並囑癩姑依着前說途徑入內，爲防妖童侍衛看破，也把身形隱起。纔到裏面，紅髮老祖師徒便已飛回，匆匆入內取藥行法，並醫手傷。二人暗中尾隨在後，紅髮老祖直入後洞，二人等他取藥出來，方始掩進。剛同現形，由隨引指點，把兩種靈藥取到，傳授用法，紅髮老祖已然將傷治癒，忿怒出戰。二人一同隱身走出，到了洞外僻處，癩姑方始作別，仍由地下遁走。

至於先和妖邪苦鬥的諸同門，除後來莊易、林寒、嚴人英三人，是路遇百禽道人公冶黃，說聽一老友說起此事，令來爲衆弟子接應外，祇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、易鼎、易震六人是受異人指點，特爲此事而來。餘如司徒平、秦寒萼、楊鯉、李文衍、向芳淑五人，原爲兩起，在雲南各縣行道，不期而遇。忽然發現兩個妖人，意欲暗算，喫五人看破。那妖人本是雷抓子的好友，鬥法不勝，便往妙相巒遁走。五人恨他爲惡，窮追到此，遇見谷外埋伏的妖人妖人，雙方打了起來，金、石等六人便趕來助戰。陸蓉波、廉紅藥、鄭八姑一起，奉命先尋洞府棲身，蓉波想起昔年隨父雲遊，路過邊山，發現好些勝地，而鄭八姑說江西也有兩處極好山水，於是議定分頭尋訪，尋到後再從衆議。陸、廉二女曾共患難，又以自身法力功行各有所短，便做了一路，輾轉尋來。行近當地，望見許多同門在和妖人相持，也上前相助。跟着又是余英男爲首，算計易、李、癩姑三人南疆之行將到，獨自約了申若蘭前來接應，就便和英瓊說那將來同求師長，令與英瓊一起，同在幻波池修煉之事。路上又遇見何玫、崔綺、黑孩兒尉遲火、鐵沙彌悟修、靈和居士徐祥鵝等幾個同門，於是相約同來，以致人多勢盛。

對方那些異派妖人，如金眼狒狒左清虛、追魂童子蕭泰、無髮仙呂元子，以及被玉清大師打中子午火雲針、又被斬斷一臂的明珠禪師，還有孔露子曹飛等二十餘人，多一半是慈雲寺、戴家場兩地漏網的餘孽。還有五臺、華山派暗中派來勾引妖人的幾個妖婦淫娃，法力更是有限。祇一個萬妙仙姑許飛娘本領最高，偏又未來。這夥妖孽見對方俱是少年男女，又都個個生得仙風道骨，十九英姿颯爽，容華美秀，有的以前還曾交過手，還當易與，暗幸峨眉諸老無一在場，正好下手。誰知撞着了喪門，這班敵人均有異寶、仙劍隨身，簡直無一好惹，纔一照面，便被飛劍殺了三個妖婦、兩個妖黨，這纔看出不可輕侮。內中又有幾個法力較高的妖人，再紛紛出來助戰，死亡越多。終盼紅髮老祖出場，轉敗爲勝，報復前仇，相持不去。哪知紅髮老祖也無用處，終於慘敗。峨眉諸同門雖有六人受傷，卻可救轉。計算敵人傷亡，連各異派的妖邪和門下妖人，不下四十餘人之多。衆人奉命下山，初次出馬，所遇還是勁敵，居然大獲全勝，自是佳兆，互相談說，高興非常。

癩姑因師父柬帖上有異人相助之言，金、石等六矮弟兄又說是有異人指點，卻未明言何人，就向金蟬問道：「那指點你們六個小淘氣的異人，怎不說出？還有在銅椰島跟你們走的小和尚呢，往哪裏去了？」石生對金蟬道：「癩師姊罵我們小淘氣，蟬哥哥莫對她說。」癩姑笑道：「你敢！當着你娘，我不叫你哭出來纔怪。」石生把嘴一撇，舌頭一伸道：「啊喲喲，誰不知我們有這一位癩姑娘呢。蟬哥哥，我們慪定了她，偏不說，看她把我怎樣？」癩姑聞言佯怒，伸手要抓。金蟬攔道：「不許再鬧，聽我來說這奇事。那位道長本叫我不說，見了你們偏又忍不住。我想那位道長也許知道我口不穩所以話祇說了半截。如今小和尚還在那裏，等他一來，就知道他是何許人了。」癩姑笑道：「人家白把你們六位尊神指點了半天，卻連人家姓名來歷都不知道，可見人家也當你們小娃兒呢。」石生道：「你知道甚麼？祇當你有本事麼？要和人家比，連提鞋都不要。你想我們六弟兄是服人的麼？似他那麼高法力，便當小娃兒也不丟人，祇怕你還沒這種福氣見人家呢。」癩姑笑道：「這麼一說，你們都得了人家的好處了。」石生方要還言，金蟬把兩隻俊眼一瞪道：「你再吵，我不說了。」癩姑道：「好，你說你的，我聽聽，到底是甚麼奇事？」衆人也附和催促。

金蟬道：「事是真奇，我至今還猜測不透這位仙長是甚麼門道。我們固然功力不濟，可是自從大破慈雲寺起，直到開府、銅椰島之行，正邪各派中的異人以及各位前輩仙尊也見過不少，法力高強的甚多，就沒看見像他那樣奇怪的。我們本該七人一起，因有一同門轉劫未來，先想拉商風子湊成七矮之數，他偏要守定周雲從，陪他在左元洞苦修，不肯一人隨我們同走。後在銅椰島走時，因小神僧阿童和我們很好，也一人行道，正嫌孤寂，初次下山，又沒準地方去，正好把他暫補缺。大家分手以後，偶然談起師姊們南疆之行。這位小和尚雖沒甚經歷，白眉禪師憐他自小相從，不等道成，師徒便要分手，以後全仗他自己苦練修爲，險阻艱難甚多，每當無事之時，便把正邪各派中的主要人物來歷一一示知。所以這裏情形，曉得好些。鼎、震二弟聽教祖口氣，三位師姊此行必動干戈，慫恿我們來此，相機行事。本打算來相助，因師父所賜仙示命我們自覓仙府，日期地點雖未限定，總想先把安身之地找到，再作計較。又因紫雲宮、幻波池兩處洞天福地在前，我們縱難比美，也應稍微像點樣子。心想三位姊姊還得些日子纔能起身，有的是時間。每日急急忙忙，四處亂跑。海外歸來，先回仙府，想見母親請問幾句話，沒有賜見。由此起身，順江而下，先去湘江、楚澤，繼歷衡嶽、泰山，復往黃山、北嶽，重訪兒時故居。在黃山文筆峰遇到朱文師姊，談起秦嶺深山中有一勝境。重又遄飛嵩洛，西入咸陽，橫越太白高嶺，道出秦川。

「似這樣東西轉折，南北飛馳，把所經有名山水之區全都就便繞越，留心尋訪。其中雖

也有不少勝境靈區，不是已有主人，便有別的缺陷，無一適合。朱師姊所說的秦嶺雙松峽，雖還大致不差，終嫌附近景物荒寒，不能襯托，勝地無多，美中不足。這多日來，除卻夜間必做的功課外，每日都在窮搜澗谷，選勝登臨，連飛行了好幾萬里，經過的山水何止百數，結果白費了兩個多月的光陰，一處差強人意的也未尋到。起初細詳仙示，好似我七人將來所居不在西南邊省，所以未往雲貴兩省尋找。這日正爲居處發愁，石生弟忽想起三位師姊快來南疆，也說師父仙示上附有我們將來事蹟。雖都應在三湘七澤之間，沒有滇黔字樣，但也沒有指明邊省不宜建立別府。仙書又有一頁空白，焉知不是天機不宜泄露，關乎重要的便難預示呢？現在三位師姊行期已近，反正哪裏都是一樣尋找，師父本令自己選擇，如果窮邊非宜，必有阻礙。照小和尚說，邊山中頗多靈境，仙機微妙，祇憑懸揣，怎能作準？現已多日，別府尚未建立，我們本來要往南疆，借與妖人鬥法，以試近日功力，何不姑且就便尋訪，許能無心發現也不一定。我雖答應，因想紅髮老怪近已知道邪正之分，又當重劫將臨之際，修道多年，人非至愚，不過受了妖徒蠱惑，自覺面子難堪，雖然懷忿，未必不知利害輕重。師父如此委曲求全，已命門人登門謝罪，給他面子。便下山時，師父所說，也並非釋嫌絕望，事屬兩可。我們本非無理可言，易師姊又擅辭令，也許有兩分挽回之望。萬一因三位師姊一去，復歸於好，不特白跑一趟，他那門下妖人十九可惡，遇上必生枝節。如因我們壞了和局受責，豈不冤枉？

「師父命我居長，將來還要開山收徒，不能再似以前任性胡鬧，叫大姊說我。盡管大家喜事，總覺試尋洞府，原可來此。應援須俟接到法牌信火告急之後，免致僨事。大家商量好，便即起身。預定是由秦嶺起身，以前去過和已有主人的地方，俱都不去。於是先往哀牢山中尋找洞府，一路細心查訪，就便往邊山行進。不問尋到與否，這一路耽延，百日之期已到。也不是輕看三位師姊，以老怪的法力聲勢，實強得多，祇要翻臉成仇，便難善罷，非由法牌告急不可。否則便是事解言和，也就無須來了。昨日一算，已是九十九日，法牌全無朕兆。心想師父祇命煉法四十九日，三位師姊必在前數日起身，決不會捱到了期限纔去，事情多半過去。同時又在哀牢山中尋到一兩處差強人意所在，祇是附近住有生蠻野人。方想把全山踏遍，如無更佳之景，便擇一處將就安居，日後再打主意。

「我們照例尋到天晚，如是夜色清明，或高峰頂上，或疏林平野，尋到一處，便席地用功，四外設下禁制阻隔，以防妖邪暗算。我們連洞穴也不用，日久已成慣例，從來無事發生。誰知那日晚間正在用功入定之際，忽然同時心動，警覺一看，面前站着一個身穿白衣的美少年，手上拿着一枝新折下的竹枝，笑嘻嘻望着我們。請想本門禁制何等神奇，外人怎能走進？再說外觀祇是一片幻景，也看不出有人在內；他卻從容走進，而禁法仍

在，並未破去，法力高深，可想而知。我們因看出他不像有惡意，方同起立，待要請教，他卻先開口喚我們小友，儼然以尊長自居。這次開府，所有父師摯友，前輩尊長，以及彼此交情厚薄，俱已知悉。就有一些素無交往，未下請柬，或是請而因故未來的，這些人的名姓和道法深淺，均曾問明。旁門左道，容有遺漏，而有交情有大法力的散仙哪有此人？試一請問他姓名來歷，又不肯說。大家自是不服。震弟更嫌他道出祖父名諱，妄自尊大；又自稱他無事不能前知，現在海內外散仙，十九是他後輩；此次尋找我們，乃是好意相助，彼此有益之事，此事並還非他不可，口氣狂傲。心想就他所說的話，暗用法寶，給他一點苦喫，然後問他：既有這麼高法力，有人暗算，爲何不知？艮、兌二弟也因他剛見面，先把各人名字道出，又說他以前的事，心中不快，俱想開個玩笑。

「震弟與艮、兌二弟心念纔動，他祇笑說了句：『孺子無知，如何班門弄斧？幸遇見我，如換那冤孽，就看齊道友情面，不十分計較，對於尊長如此無禮，小苦頭也喫定了。』說時，三人已同時施展。哪知法術無效，法寶也未飛出。忙手探寶囊，三人所有法寶連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也不知怎的，都會失去。因知被盜，一時情急，又認作是對頭，急口喝罵，叫大家留意。一面飛劍迎敵，一面運用法力想將失寶收回，身劍合一。剛剛飛起，喫他用竹枝向空一指，人劍全被定住，懸於空中，所失法寶，自然更收不回。我和石、鼎弟正在驚惶，小和尚恐他盜寶遁走，自恃法力，放出佛光，將他圍住。本意佛光全仗本身道力，多厲害的敵人也奪不去，也沒法破。因見對方厲害，特以本身元靈運用，心與光合，意欲逼他還了三人法寶，問明來歷，如與諸尊長稍有一面之緣，便可放走。沒想到佛光倒是將那少年圈住，可是自己真靈也被吸住，一樣不能脫身。那少年笑道：『佛門法力，果是不凡。祇惜你功候還沒到家，如何製得住我，我因此身脆弱，須與你們合力，不料你們年幼無知，不識好歹。不過你們師長俱未提到過我。開府盛會，仙侶如雲，有名之士十九在場，偏沒有我。我此時行徑，本也難怪你們多心。現我得此小沙彌代護法身，省事多了，可爲我屈留一二日吧。』我和艮弟不動手不好，動手又非其敵。他說那些話，急切間又不易解透。雙方發動太快，又不及攔阻。方想如何說法得體，還是小師弟心靈，上前向他施了一禮，說道：『我弟兄七人，好好在此入定，老前輩忽然走來，問名姓又不肯說，自尊自大，平日從未聽說，心中自然不無疑慮，你也知道難怪我們。你如果真是師執前輩，想也不會和後生小輩一般見識。如用着我們，何妨放下人來好說，祇要不令我們違背教規，無不從命。否則，不是仇敵，也是受了妖人之愚，故意尋事。休看我們法力不濟，也還敢於一拼。現在別的不說，祇請說出果真是我們尊長，我們便可向你賠罪。否則，寧死不辱。何況還有三人未動，知是誰勝誰敗呢？』

「那少年已然盤膝坐在山石上面，聞言笑指我二人道：『兩個年紀最輕，根骨緣福最厚，

行事也有分寸，實是難得。他四人自己冒失，我豈有心爲難？』隨說，手上現出甄、易三人所失法寶，說聲：『拿去，下次不可如此輕舉妄動。』三人立即飛落，將寶收回，我們纔知他果有來歷，所說不虛，一面賠話，並請去了小和尚的禁制。他笑道：『我不說請他以佛力爲我護法，稍留一二日，事完再走麼？我與他無嫌無怨，祇想結一忘年之交，本人早已心願，你們何必擔心呢？』阿童自將佛光放出，身便不能轉動，跟着面現笑容，似無所苦。少年話纔說完，沒等我問，便接口道：『這位道友與我有緣，我此時已然省悟，適纔他並以心靈傳意，說了大概，我決計留此，事完再尋你們去吧。』我知小和尚得有佛門妙諦，功力頗高，道心堅定，極難受制動搖，竟會如此聽話。妙在是雙方不落言詮，便即領會，這比收去我們的法寶還要高明，自然驚服萬分。他這纔說起，三位姊姊已與老怪師徒成仇，祇因恐有同門遭劫重傷，不肯用法牌告急求救，實則反而不妙，也是定數，故而如此。這事與他有關，不容袖手，早由遠道趕來當地隱居，祇等我們到後，尋到護法的人，立即前往。道路卻是不同，各走各的。令我們速來妙相巒，谷外伏有妖邪，正與幾個同門相持，可上前助戰，祇忌入谷陷陣。敵人雖然厲害，卻奈何我六人不得，祇管放心。那少年對於小師弟好似格外喜愛，別時，執手殷殷，期勉甚多，並說我六人別府不在此山，不久便有遇合，景物靈奇，不在依環嶺、幻波池以下。等我們新居覓到，他把事情辦完，必還抽暇來訪。

「我說他那坐處太敞，既然須人護法，還恐人知，似此佛光遠照，如有仇敵，豈不跟蹤尋來，怎不重換一僻靜之處？他說：『這地方早已擇定。你們由前半夜起便入了幻境，仔細看看，可還是你們入定時的境地麼？』我們聞言，見有青光一閃，定睛一看，哪是甚山頂高林，這地方竟是一個大石洞，四面鐘乳四垂，晶輝耀影，宛如纓絡寶蓋，天花飛舞，泛彩流光，奇麗非常。他獨坐在一塊天生的水晶石上，小和尚正坐在他的身前，手指着一圈佛光，將二人一同圍住。大家打坐之處，就在他對面不遠石鐘乳下，原來便和我們一起。法力如此神妙，不可思議，怎不令人驚服呢！我們隨即告別起身，到了妙相巒前，果遇妖人倚衆行兇，諸位同門也相繼趕到。原來小和尚並不限定兩天，祇等他事一辦完，立可趕來。既有會心，必能知他底細。今已差不多一日，祇等小和尚一來，就可問出他到底是哪一位老前輩。」

衆人正聽得有興，忽聽銅鼓咚咚，殺聲甚急，由湖心中隱隱透出。方、元二人倏地一驚，飛身趕將出去。衆人料知有事，也忙相繼追出。易靜忙道：「敵人厲害，邪法難測。我們還有六人中毒，未曾痊癒；外層禁制又爲紫郢劍所破，門戶無異洞開，爲防萬一敵人侵入，不可無人守護。二甄師弟與鼎、震二侄，均擅穿山行地之法，如聽我傳警，湖上禁制多半失效，速帶六人衝開後面石壁，先後遁走。」甄、易兄弟四人應了。易靜說完，

也自追出。方、元二人正在湖面行法，湖面上靈旗招展，湖心圓鏡又現。祇見妙相巒那邊紅光突涌，黑氣蓬勃，上衝霄漢，飛也似湧出數十畝大小一片暗赤雲光。中現數十妖人，以紅髮老祖爲首，飛馳而來，飛行異常神速。鏡光中望去，祇見無數山巒峰嶺，溪谷巖壑，迎着敵人來路，似電一般閃過，晃眼工夫，已被飛越百里遠近。看那情勢，正朝當地而來，知道一會兒便要到達。

林寒、嚴人英、金蟬、石生、秦寒萼齊聲說：「這老怪師徒，分明是朝我們飛來。這裏地方不大，外層禁制已無，祇剩湖上這片阻隔，未必能將妖人阻住。看這來勢甚兇，與其等他上門，還不如分出人來，迎上前去呢。」易、李二人也主張分人出山迎敵，說道：「萬一不敵，再行退守，另謀抵禦之策。敵人雖衆，法力高下相差大多，除紅髮老祖一人外，均不堪一擊。這樣就是結局爲老怪所敗，也可挫其銳氣，剪滅好些羽黨，爲世除害。」說罷，便令方、元二人速將湖上禁制略撤，同時放衆人過湖應戰。

方瑛一面催動法術，口中急道：「這使不得！我聽那位前輩仙師說，這湖上禁制比起外層大不相同，威力要強得多。便算敵人能知奧妙，要想破去，也非一時半刻所能突入。照他行時所說，將來如有仇敵侵害，祇能盡力抵禦，捱到時候，救星便來；一性急，便要僨事。我們這石洞，原是整座石崖掘成，深厚堅固，不易攻破。洞外也設有極嚴密的禁制，與湖中禁制相生相應，神妙無窮，此時看它不出。等湖上禁制一破，或有敵人侵入，立即發動，全洞便爲反五行先天真氣封閉。對方便是天兵天將，多大法力，也能保住七日以內不致攻破。我們樂得以逸待勞，隔湖而守。等老怪師徒到來，看事行事：如覺能敵，再分人過湖與鬥；稍覺不敵，退回時也方便。」易靜道：「元道友兩次過湖，撤禁復原，俱頗費事。如等敵人臨近，出入不更難麼？」方瑛道：「先前因我二人俱都陪同來往，又當無事之時，禁法過於厲害，中有五行真精妙用。旁門大法，頗干天忌，又耗人真氣，不宜常用。又以那位無名仙師恩德至厚，違之不祥，寧願出入費事，也不稍微背信行事。現在大敵當前，事完便捨此而去，縱耗一點精血，也不相干。少時祇要我二人有一人在此主持行法，諸位道友祇在出時先說一聲，愚兄妹看出是要過去，便可飛越無阻；退回時也是如此。全憑主持人心靈運用，既不必撤去禁制，也無須傳授甚法術。不過佈置完竣以後，湖中鏡光便隱，這裏四外層崖遮蔽，諸位道友如若過崖迎敵，便無從觀察。勝固無妨，萬一匆匆退回，主持人事前看不出敗象，一個心神照顧不到，即受誤傷。否則，哪怕回時敵人跟蹤追過，盡管同是一路，而一個入伏失陷，一個依然無事，進退均可由心，何難之有？」

衆人聞言，又見二人行法正急，方瑛說幾句話的工夫，元皓已是面紅汗出，不便相強，

祇得聽之。方瑛抽空把話說完，立即一同加緊佈置。先是手掐靈訣，不住向湖中急畫符籙。畫完，雙手往外一揚，湖面靈旗隱現中，便有五色煙光相繼明滅。等到五行真氣佈滿九宮，一聲雷震，五方五色煙光復隨靈旗一起湧現，合成一片氤氳，疾轉起千萬朵祥雲，匯爲繁霞，照眼生繽，籠罩在湖面之上。緊跟着，二人把口一張，噴出一片紅雨灑向湖心。同時，各將手一指，又是一聲雷震，湖心鏡光倏地隱去。全湖霞光、錦雲也似萬千道電閃，一齊掣動，一瞥不見。湖面上依舊是清波浩浩，一片澄泓，清可鑑人毫髮。方、元二人方始如釋重負，走了過來。元皓向衆說道：「幸是適纔回時，因外層禁法被李姊姊無心破去，又猜老怪決不甘休，多了一點心，將湖中預設的天視、地聽二法一齊發動。果然老怪回山重又召集徒黨，大舉來犯。祇有一樁奇怪，由回來算起，時光又是多半日，老怪如何這時方始尋來？看那形勢，又是由妖窟起身，直朝這裏進發，令人可疑。也許老怪回山，覺出我們不可輕敵，另約了別的厲害妖人相助，事前並還探查出我們藏伏之處，不然，哪會如此？分明懷着必勝之念而來。我以前曾與他們對敵，雖是左道邪法，也實厲害。我想到時諸位道友先莫過湖，由小妹過去先試他一下，看是如何，再定行止。真要厲害，且捱得一時是一時，候到大援到來，一舉成功，有勝無敗，豈不是好？」

元皓先時也頗氣壯，自從妙相巒一戰，看出敵人委實厲害，不可輕視。因自己身有專禦毒瘴神刀之寶，可以無害；再者，由層層禁制中往返飛渡，也比衆人迅速容易，不必再另由人主持運用，故告奮勇，前往試探。衆人不知她本一番好意，聽她一面說敵人邪法厲害，不可輕攖其鋒，自己卻請當先出敵，語氣好似有些輕視意味，雖未怪他兄妹驕狂，多半心中不服。內中又有好幾個俱都身有異寶，以爲敵人毒瘴、神刀雖然厲害，憑自己這幾件護身法寶，至多不勝，也決不致有甚差池。適纔幾爲邪法所困，乃是驟出不意，不知邪法底細。此時有了防備，上去首先準備好護身之法，當無受害之理。老怪自是難敵，且先多殺他一些徒黨，一則去害，二則爲六個中毒的同門報仇，豈不是好？衆人中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深知方、元二人對於本門嚮往情切，竭忠盡智爲衆出力，說話天真，心實爲好。林寒、莊易、嚴人英、陸蓉波、甄兌、甄艮學道年數較久，性又和善，火氣早退，聞言隨口應諾，不以爲意。餘人差不多俱都存有僥倖嘗試之心，因身是客，主人相待又極忠誠，出力不少，並且易、林、嚴、莊等十來個功力較深的同門俱已齊聲應諾，不便再說甚話，祇得罷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先後不過刻許工夫，湖中鏡光一隱，加上危崖阻隔，來敵形影已不再見。四邊山容清麗，嵐光欲活，祇見天光雲影，樹色衆聲，融匯出無限天機。湖上埋伏禁制又全隱蔽，水面上靜蕩蕩的，看不出絲毫警兆。如非適纔目睹鏡光中所現形影，萬

萬想不到這等清和幽靜的境地，會隱伏有絕大殺機，一觸即發。易靜、癩姑二人久經大敵，終較老練，估計仇敵將到，見衆人仍在聚立閒談，紛向方、元二人詢問說笑，一點不知戒備，各人面上又多半是殺氣隱透眉宇，雖無晦色死氣，到底可慮。方喝：「仇敵行即到來，此次老怪重又大舉，必有幾分自信。我們不同過去應敵與否，均要小心，千萬不可自滿。」

話剛說完，遙聽天風呼呼之聲，由遠而近。衆人方各仰望之間，適纔鏡光中所見大片紅雲，已鋪天蓋地由左側數百丈高的危崖之上疾捲過來，那來勢比第一次對敵所見還要兇惡，大約來敵均經精選，不似以前之濫。外來的異派，除先會過的幾個法力較高者外，又添了五六個男女妖人，着山裝的妖徒，不過二十餘人。連一些外來妖邪，共祇四十六人，看去俱非弱者。紅髮老祖已換了一身古怪裝束：滿頭紅髮一齊披散，穿着一件孔雀翎毛織就的短衣，一條短褲，左臂偏袒，雙腿到腳一齊赤裸。另披着一件其長過人的紅斗篷，不知何物所製，薄如蟬翼，光色鮮豔異常，後半拖出老長。周身俱是紅雲圍繞，背上插着三叉一刀，左肩另掛着一個黑漆葫蘆，腰間還佩有革囊、寶袋之類。左右各有一個手持長幡的妖徒，內中一個正是那雷抓子。下餘衆妖徒和外來諸妖人，俱都相隨在後，宛如百丈火雲簇擁着數十個妖魔鬼怪，分外顯得獰猛威武。

金、石、秦、廉諸人，方欲開口喝罵，元皓攔道：「有這禁制阻隔，我們能見他們，他們不能見我們。也許一時觀測不透，還有妖人上當呢。」衆人聞言，定睛一看，果然衆妖人到後，祇在紅雲擁繞之中，沿着三面危崖和湖邊一帶疾轉如飛，似在搜索敵人情景。不時又各把手一指，便有一片妖光魔火，朝所疑之處飛去。等看不出有甚朕兆，又往別處搜索。在叫那些古木竹林遭殃，喫妖火毀去不少，別無一點反應。衆妖人好似奇怪，漸漸分散開來。紅髮老祖側身停立空中，手掐靈訣，口誦邪咒，血紅色的光華，亂箭一般四下亂飛了一陣，面上神情忽變，好像有些省悟。妖徒雷抓子報應已到。他本和兩外教妖黨亂施邪法，四面窮搜，因有禁法妙用，湖形已隱，幻出一片又高又峻危崖，但是形狀醜惡，草木不生，極不起眼，又當來路之右。衆妖人多以爲敵人巢穴是在正面，祇和以前外層山景一樣，喫隱形法蔽住，仇敵藏在其內，不敢出鬥，一味向正面和左面進攻，不曾十分留意。偶朝湖這面發出一些魔火妖陷，又喫禁法阻住，暗中消滅，急切間全未覺出有異。

這時不知怎的，和乃師一樣，竟會看出破綻。雷抓子貪功心盛，還未等紅髮老祖發出號令，便和兩外教妖人各施法力，一面發出飛叉、飛劍開路，一面忙縱妖光朝前衝去。本心恃有乃師後援和同行二妖人的法力，心料敵人如若自問能勝，早已出敵，再說先前也

不至逃走。便想乘峨眉諸老閉關清修，仇敵無處求援之機，多殺些人泄恨，使雙方仇怨日深，不可化解。生怕師父耳軟心活，爲了四九重劫，轉與正教暗中結納，又與白、朱二老至好，事鬧這麼大，非出本心。適纔回山，盡管痛恨，聽口氣已是大爲後悔。本就心中畏怯，迫於無奈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再來兩個挾持得他住，如白、朱二老之輩，軟硬齊施，若一勸說，就許忍痛屈從，變了初心。所以稍見有隙可乘，立以全力施爲。那同黨二妖人，更是受人重託而來，巴不得亂子越大，不可收拾纔稱心思。加以本身法力也實不弱。於是三人合力往湖這面猛然一衝。對岸方、元二人料定有此一舉，早有準備，安心要他入網。對於雷抓子，更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見他同兩妖人衝來，忙即行法，將禁法略微開放，誘他進入。雷抓子和兩妖人哪知就裏，祇當尋常道家禁制以及隱形之術。一見飛叉、飛劍妖光到處，衝蕩起千層霞影，錯認禁法將破，同行二妖人又由遠方初到，平素驕狂自滿，還沒有和峨眉諸弟子見過高下，哪知利害。三人不約而同，各縱遁光，奮力前衝。紅髮老祖原也看出左側有禁法隱伏，方想觀察深淺，行法試探，妖徒等三人已經衝進。一眼瞥見對面現出霞影千重，散而不亂，便知不妙，忙喝：「徒兒們速退，留神入伏！」雷抓子等三妖人聞言心方一驚，身外霞影已由分而合，將三人一齊包沒。當時身上一緊，眼花繚亂，所有邪法妖光全失效用。知道不妙，忙想退回，已是無及，一片金光裹上身來，人便失去知覺，金光再裹着一絞，一齊慘死，屍骨無存。

外面衆妖人祇見三人身影被金霞捲去，耳聽一片水火風雷之聲響過，金霞一閃即隱，仍復原狀。紅髮老祖看出內藏先天五遁禁制，三人必已形神皆滅，氣得咬牙切齒，高聲咒罵。側耳細聽，對方終無迴應，料定敵人負固不出。這五遁禁制已極神妙，不易攻破，恐還有別的妙用藏在其內，盡管暴跳如雷，終不敢冒失行事。明知仇敵俱是一些末學新進，無名後輩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。無如事已至此，連次挫敗喪亡，已成奇恥大辱。來時原因適纔追敵歸途，發現這一帶山形忽變，看出以前有人行法隱蔽，今始現出全貌。自己所居密邇，這多年來竟被瞞過，對方法力可想而知。更沒想到對方隱此多年，竟會是仇人一黨。因覺山中空虛，恐有別的仇敵乘虛而入，趕緊回駛，未及來探。回到神宮，運用玄機一占算，不特行法隱蔽山形的與仇人利害相關，所有逃走的仇敵全數在彼藏伏，連那失去的五雲桃花瘴與此也有關聯，如何不急怒交加。因卦象先凶後吉，頗有傷折，特意加功戒備，把生平所煉幾件得意法寶全都帶上。滿擬仇人多高法力也難抵當，何況多是一些初出山的後輩，哪知一到便將愛徒和二妖黨葬送。事已至此，除卻一拼，更無善策，越想越忿恨。急怒攻心之下，忙命諸徒黨先勿妄動，等自己試探明瞭敵人禁法是何來歷，破去之後，再作計較。說罷，越衆前立，面對三妖人喪命之處，揚手先發出一大片雷火，朝前打去。雷火到處，又變了一番景象：對面危崖忽然隱去，化作一片混茫，青濛濛浮空一片，不見邊際。當中涌起大蓬黑煙，迎着雷火祇一捲，便同沒入青靄之中，

隱聞風水之聲，無影無蹤。

紅髮老祖以爲看那地形，決不應是平地，必是敵人洞府所在山崖之內，沒想到那是大片湖蕩。一見變幻如此神奇，又以所發雷火雖非正教諸長老太乙神雷之比，卻也具有極大威力，喫黑煙一卷，竟如石沉大海，杳無蹤影，用盡目力查看，也看不出對方地形虛實，不禁大爲驚異。以自己的法力，雖然遲早可破，但卻不會容易。上來已先受挫，如何還再冒失。紅髮老祖強忍忿怒，把主意想好，命衆妖徒再往後退，且停高空，不要降落，以防萬一敵人挪移陣勢，又中暗算，任自己一人施爲。隨向後面瞪目厲聲喝罵道：「無知鼠輩，小狗男女！你們以爲這樣禁制，便可深藏洞內，縮頭不出麼？既然自恃伎倆，犯上驕狂，就該速急現形納命，還可分別首從，專殺兩次行兇的小狗男女。不動手的，還可勉強各留一命。如待我破法直入，掃滅巢穴，玉石俱焚，形魄齊受誅戮，悔之晚矣。」衆妖人也同聲喝罵不止。湖對岸諸人看得逼真，見妖人狼狽急怒之狀，俱覺好笑。元皓笑道：「妖人說話舉動，我們俱可聞見。他看我們這裏，祇是一片青霧，隨着妖法來攻，不時捲起各種顏色的雲霞煙霧，連湖水休想看出，說話更聽不到了。這等啞鬥，任他辱罵，有甚意思？莫如把聲音傳將過去，和他對罵，然後再把這湖現出，索性氣他一氣。諸位哥哥姊姊，你們看好麼？」衆人多半喜事，除易靜、林寒、莊易等六七人外，俱都讚好。

方瑛道：「妹子又要多事了。由他罵去，使他莫測高深，靜等一二日的難期捱過，豈不是好？老怪法力頗高，雖然仙法神妙無窮，急切間決不致被他衝過來，到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。」英瓊接口道：「按說我們並不怕他，不過照掌教師尊仙示，應劫之人好似不止先前六人。那位前輩仙長別時又是那等口氣。恰巧湖上設有禁制，樂得謹慎，多挨些時，以待制他之人來此。不過我們初次下山行道，便任妖孽挑戰辱罵，既不出敵，也不還口，也是膽怯。我已恨極老怪師徒，再看一會兒，還要過湖與之一斗，還罵幾句，有何妨害？」衆人也多隨聲附和。

癩姑便問方、元二人：「仙法是否隱蔽好些？」元皓道：「無名仙師行時，也未說出敵人是誰。祇說湖上禁制仍有破法，但是由湖上到洞口共有七層禁制，層層相生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非一日半日所能破去。等他破完，救援恰也到來，我二人便可隨同走了。我意現出無妨，便因如此。」癩姑本也不喜這等啞鬥，笑答：「既是這樣，那就現出好了。」林寒和陸蓉波同聲勸阻道：「我看老怪正識不透仙法奧妙，我們如不現形出聲，他情急之際，必定百計千方盡力來攻。我們不特多看好些醜態，並還可以查知妖人師徒法力深淺，豈不是好？單是出聲還口，雖然激怒，無甚意思，尚無害處。如若將湖面現出，

以老怪的多年修爲，總可看出一點端倪。最好仍是置之不理，否則，也等他試探出仙法來歷，隱與不隱無足爲重之後，再現不遲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文便知分曉。